

<<野棕榈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野棕榈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2744640

10位ISBN编号：7532744647

出版时间：2009-1

出版时间：上海译文出版社

作者：（美）威廉·福克纳

页数：308

字数：186000

译者：蓝仁哲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&lt;&lt;野棕榈&gt;&gt;

## 前言

一九三〇年代是福克纳创作精力最旺盛、创作成果最丰富的时期。

继一九二九年他的成名作《喧哗与骚动》出版之后，三十年代里陆续有《我弥留之际》、《圣殿》（一九三一）、《八月之光》（一九三二）、《标塔》（一九三五）、《押沙龙，押沙龙！》（一九三六）、《没有被征服的》（一九三八）和《野棕榈》（一九三九）等七部长篇问世。

《野棕榈》是福克纳创作的第十部长篇小说，是他所营造的约克纳帕塔法艺术王国之外的少数几种小说之一，虽然小说的主要背景仍然在密西西比州境内。

《野棕榈》于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九日正式出版，福克纳的肖像现在二十三日的《时代》周刊封面上。

这部小说出版后销路很不错，甚至比《圣殿》还要好，在《纽约时报》的畅销小说榜上位居第八，卖到一万五千册。

《野棕榈》不仅在商业上取得了成功，批评界的反应也相当热烈，康拉德·艾肯称这部最新的长篇是福克纳“最优秀的小说之一”，小阿尔伯特·格拉德则把它描写为“福克纳最引人入胜和最可读的小说之一”。

可是，这部小说的结构形式引起过不少误解。

首先，这部小说最初题名为《我若忘记你，耶路撒冷》，出版过程中编辑却不顾福克纳的意愿，将小说的前一个故事的篇名“野棕榈”用作了全书的书名，虽然两篇故事是照原稿按章节交叉编排的。

初期的评论者并未对这部小说的结构形式给予多少关注，然而，一九四六年马尔科姆·考利在选编《袖珍本福克纳文集》时却单独把《老人河》编入文集，于是给人造成一种印象，仿佛两篇故事是各自独立、互不相干的。

一九四八年“美国文库”新丛书先将《老人河》印成单行本，后又将《野棕榈》印成另一个单行本；一九五四年，该丛书总算出了一个包括两篇故事的全本《野棕榈》，却把两者截然分立，似乎是两个没有关联的独立故事。

一九五八年，“现代文库”丛书再次把《老人河》作为一篇独立故事纳入《威廉·福克纳：三篇著名短篇小说》一书。

这样一来，这部小说便被武断地割裂，不少读者只接触到其中一部分，小说的整体魅力便无法感受了。

这样做，对福克纳是不公正的，对读者是不负责任的。

顺便说一句，我国在一九八五年出版的《福克纳中短篇小说选》也不知不觉地沿袭了国外的例子，只单独收入了《老人河》一篇。

这桩历史公案费了三十多年终得匡正。

一九九〇年。

福克纳版本专家波尔克在为“美国文库”编辑《福克纳小说，一九三六至一九四〇》时，才恢复了福克纳最初拟的书名《我若忘记你，耶路撒冷》，同时把《野棕榈》用方括号附在其后。

不可否认，《野棕榈》被出版商更改书名及其以后被分割成独立的版本，在读者中间既造成了混乱和误解，也严重地损害了福克纳这部优秀小说的声誉。

也许这段公案，加上《野棕榈》是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之外的小说，也推迟了它进入中国广大读者视野的时间。

现在，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这个译本，沿用习以为常的《野棕榈》书名，但两个故事则按章节交叉编排的原貌出现，为了次第清楚还分别以一（一）、一（二）这样的对位形式标明，避免了在美国出版界走过的弯路。

鉴于这部小说遭遇割裂与误解的经历，首先让我们谈谈小说中两个故事的相关性，看看两者是如何对位、相映生辉的。

……最后，我要利用这个机会表示谢意：十年前虽然译过福克纳的《八月之光》，这次翻译《野棕榈》却并不轻松，翻译过程中仍遇到不少疑难。

我的美国朋友查尔斯·皮克(Charles Peek)，一位福克纳专家，先是帮我把疑难问题挂上了美国福克纳

<<野棕榈>>

服务网站，可是，除了一位热心的中学教师、福克纳小说读者(Michael Fonasll)外，没人回应；最后，还是查尔斯·皮克拨冗解答了我提的问题。在感谢他们的盛情帮助的同时，还必须说明，译本中仍然可能存在理解和表达的欠缺，甚至是错误，这些则应当由我自己负责。

二00六年元月十日重庆歌乐山下

## <<野棕榈>>

### 内容概要

既然人生总是在朝着坟墓爬去，到了老态龙钟苟延残喘的地步，连心甘情愿地接受失败都不配，而只不过在沿袭惯例而已，甚至获准接受失败才配沿袭惯例——这呼哧呼哧喘气的肺部，这老出毛病的肚子，是无法享受乐趣的。

然而，记忆毕竟存活于形体，哪怕它再老态衰败现在，他追索的终于到了手里，简单明了，清澈见底，再不会失去棕榈叶片摇曳，沙沙有声，在黑夜里既狂躁又委顿，可是他能够面对，他想：不是能够，而是愿意，是想要。

说到底还是要有一副皮囊，不管它多么老态。

记忆要是存在于肉体之外就不再是记忆，因为它不知道自己记住的是什么；因此，当她不在了，一半的记忆也就丧失，而要是我也不在了，整个记忆都得终止。

是的，他想，在悲痛的存在与不存在之间，我选择悲痛的存在。

<<野棕榈>>

作者简介

威廉·福克纳，美国最有影响的现代派小说家之一，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。

福克纳自学生时代开始写诗，一九二四年出版诗集《大理石牧神》。

第一部小说《士兵的报酬》于一九二六年出版。

福克纳以他那神秘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为背景，写出十七部长篇小说以及大量短篇小说，如《

## &lt;&lt;野棕榈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敲门声又响起了，拘谨而又紧急；医生正在下楼梯，手电筒的光线照在身前，照在带褐黄斑迹的楼梯井，照到榫槽接合式木屋带褐黄斑迹的下层小厅。

这是海滩边的一处小屋子，算是有两层，夜里用油灯照明——或许只有一盏油灯，是他的妻子在晚餐后提上楼来的。

医生此刻穿的不是睡袍而是衬衫式睡衣，同样，他抽烟袋而不抽雪茄，尽管他没学会用烟袋，也知道这辈子不会喜欢上烟袋；而雪茄呢，他只偶尔抽抽，那是星期天他的病人送给他的；一周抽三支雪茄，他想他自己是有能力购买的。

他拥有这一处小屋，旁边还有一间，并在四英里开外的村庄里另有一幢住宅，那儿使用电灯，墙壁是粉刷过的。

他今年四十八岁了，不穿睡袍不抽雪茄，因为他父亲在他十六岁、十八岁和二十岁时都告诉过他（而且他也相信），睡袍和雪茄是少爷小姐享用的。

这时已过午夜，才过不久。

他能判断得出来，尽管门窗紧闭，隔断了风，尝不着、闻不到、感觉不出海风的气味；因为他是在这儿出生的——不是在海边的这间屋子，而是在镇上的那幢住宅，他这辈子一直居住在那儿，包括在新奥尔良上州立大学医学院的四年和当实习医生的两年（在他还年轻的时候，就已经长得很壮实，一双大手却如女人一般柔和，他完全不该选择当医生；在大都市呆了六年左右，却还带着乡下人闭塞的惊异目光看他的同学和同事：那些瘦削的年轻人穿着粗布工作服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——在他看来——他们那一张张毫无表情的见习护士的脸庞显得粗鲁傲慢，仿佛荣获了鲜花奖章似的），他对这样的日子感到厌倦，于是毕业的时候，尽管成绩在班上不高也不低，属于中等偏下，他还是回到了家乡，就在同一年与父亲为他挑选的媳妇结了婚；四年之内，成了父亲建造的房屋的主人，继承了父亲开创的行业，原封不动，不增不减；婚后十年，没有小孩，他和妻子整个夏天都住在这处海滩小屋，兼管旁边的小屋——他出租给夏天来的旅游者或者渔民，甚至租给来海滩野餐聚会的人。

他们从未度过蜜月，在举行婚礼的当天晚上，他同妻子去了一趟新奥尔良，在那儿的旅馆房间住了两天。

如今已结婚二十三年了，一直睡在同一张床上，还是没有子女。

即使隔绝了海风，他仍然能判断大致是什么时候，就凭那一罐子已变味的秋葵汤，那一大土罐汤就摆在隔着薄板的厨房那边的冷炉灶上——这一大罐子汤是他妻子当天早上熬的，熬来分送一些给他们的邻居和旁边小屋的房客：四天前租房的一对男女，大概不知道送秋葵汤来的人不仅是邻居还是房东呢；女的一头黑发，一双神情异样、冷峻无情的黄色眼睛，镶嵌在颧骨高突、面皮紧绷、下巴厚实的脸上（医生先是称之为阴郁，后又称之为恐惧）；她年轻，终日坐在一张新的却很廉价的海滩椅上观望海水，穿一件旧汗衫，一条褪色的牛仔裤，一双帆布鞋；她不在阅读，不在做任何事，只县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。

无需借助那紧绷的皮肤，那冷漠而又内敛的目光，医生（或者说这个有博士学位的医生）只消一看就明白，那全然不动的神情里既无痛苦也无恐惧，里面仿佛有一个生命在倾听，甚至在谛视某个下垂的器官，譬如说心脏，不住地在隐隐流血；那男人也很年轻，穿一条脏兮兮的卡其布便裤，一件无袖运动内衫，连帽子也没戴，而在这个地区连小伙子也相信炎炎夏日会晒坏人的；他总是光着脚在海滩上沿着潮水边行走，回头拾上一捆漂木柴，用皮带扎着。

他从坐在海滩椅上一动不动的女人身旁走过，她没有任何反应，连头也没扭动一下，甚至眼也不抬一下。

可是，医生暗暗在想，她关注的不是心脏。

从第一天他透过隔开两处小屋的夹竹桃丛中看见她——他并非有意窥视——他就明白了这点。

然而恰恰是，问题并非如此这一假设本身正包含了秘密和答案。

他似乎已经看清了真相——那真相的若隐若现的形影；他与真相之间仿佛只隔着一层薄纱，就像他与那女人之间只隔一道夹竹桃枝叶。

他并没有窥视，没有探听，也许只是心里在想：我会有足够时间去弄明白她在倾听的器官是什么，他

## &lt;&lt;野棕榈&gt;&gt;

俩预付了两个星期的租金（也许那时候，这个医学博士就知道，只需几天而不是几周时间就会弄明白），心想，要是她需要帮助，算她幸运——他这个房东就是医生；他这时才突然想到，既然他俩多半不知道他是房东，也许就更不知道他是医生。

当初，房地产代理人打电话说有人租房，曾对他说过：“她穿的是便裤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不是女人穿的那种宽松便裤，而是男人的裤子。

就是说，恰好在男人都合适的地方，对她可是太小了点儿；而真要有哪个女人穿上它的话，除非是自个儿愿意。

我猜，马莎小姐是不会太喜欢这个的。

” “只要他们按时付租金，她不会介意的。

”医生说。

“一点儿不用怕，”代理人说，“我一定会让他们按时付的，我干这行够久的了。

我说，‘租金得预付。

’他说，‘行，行。

多少？

，好像他是范德比尔特什么的，穿条肮脏的打鱼裤，外衣下面只套件汗衫；掏出一叠钞票，十块一张的，一共就那么两张，我顺手抽出另一张找还他。

我说，‘当然，你要是照现在屋内有的家具租去，这是很便宜的。

’他说，‘行，行，多少？

’我相信我能多收一点的，因为你说过家具的事儿；他要的就只是四壁挡风，然后有扇门可以关上。

她一直呆在出租车里不露面，坐在那儿，等着，穿着那条应该大的部位却偏偏太小的便裤。

”电话里的声音停止了，医生的头脑里却还悬留着嗡嗡的声响，一种不出声而偷着乐的更响的变音。

于是，他几乎厉声说道：“是吗？

他们想不想多要家具？

屋里除开一张床外什么都没有，床上的垫子也不——” “不，不，他们不想多要了。

我告诉过他，屋里只有一张床和一个炉子，他们随身带来一把椅子——那种能折叠起来捆在出租车上的帆布椅。

他们就这样安顿了下来。

”那悬留不散的无声的笑又回荡在医生的脑海里。

“喂，”医生说，“怎么啦？

你这是怎么回事？

”尽管不用对方明说，他似乎已经知道对方要说什么：“我猜，除了那条裤子，还有让马莎小姐更受不了的呢。

我不认为他俩是结了婚的。

啊，他可说是结了；我想他不会是在瞎说她，也绝不至于是在骗自己。

问题是，他俩没有结婚，她没嫁给他，因为我能嗅出结了婚的男人。

指给我看一个在莫比尔或新奥尔良大街上我从未见过的女人，我同样能够嗅出她是不是——” 他

他俩当天下午就住进了那小屋，那陋室，只有一张床，床的弹簧和垫子都挺差劲；那炉子只配了一口煎锅，煎了几十年的鱼，锅底都增厚了；煮咖啡的壶，与之不相匹配的几只铁汤匙，几把刀叉，几只杯盘，以及原本装着果酱果冻之类一同买回的两三件饮料容器；还有那把新帆布椅，女人成天坐在上面注视棕榈树的扇叶胡乱晃动，叶子拍击着发光的海面发出干涩的声响；还有男人从海边拾回并搬进厨房的漂木柴。

两天前的早晨，巡回海滩的牛奶车在那儿停留过；医生的妻子看见那男人拿着一条面包，提着一个臃肿的纸袋，从海滩那头一家小杂货店回来，店主葡萄牙人原先是打鱼为生的。

他妻子还把见到他在厨房台阶上清洗（或者试图清洗）一摊子鱼的情形告诉医生；她讲述起来语气确凿，带着挖苦和怨恨——这女人虽不显腰身却也并未发胖，没有一处胖得过敦实的医生；大约十年前她就开始变化，浑身上下变得灰不溜丢的，好像头发和肤色都一块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，包括眼睛的颜色，随同她显然有意选择与之相配的居家衣服的颜色。

## &lt;&lt;野棕榈&gt;&gt;

她大声说道：“他把那地方弄得一团糟。

厨房外面又脏又腥，炉灶上也是一个样儿！

” “说不定她会做饭，”医生温和地说。

“在哪儿，怎么做？

坐在外面院子里做？

他什么时候把炉子和炊具搬到她眼前了？

”可这不是她怨恨的所在，虽然她没有明说出来。

她没有说过“他俩没结婚”，但这一点医生夫妇都心照不宣。

他们都明白，他俩之间谁要一旦挑明，他会把这一对房客撵出去的。

不过，他们谁都拒绝说这话，这不仅是因为他要是赶走他们就得退还租金，不退对不住良心；他想得更多的是，他俩就那么二十元钱，而且那还是三天以前的数目，而且她可能害了什么病。

医生是生在乡村受过洗礼的基督徒，这时，做医生的他战胜了那个受过洗礼的他；有某种东西（也许对医生来说也是如此）战胜了也在乡间受过洗礼的她，因为也许还有种什么东西比在乡间受过洗礼的她更有发言权。

这天清晨，她穿件棉布睡衣，像是裹上了一块兜尸布，全然没了形体，灰色的头发用卷发纸扎住，她从窗口叫醒医生，指给他看那男人迎着日出从海滩扛回一捆用皮带束起的漂木柴。

医生中午回家时，她已经熬好偌大一锅秋葵汤，足够十来个人喝的；她带着倔强的撒马利亚式妇女乐善好施的劲儿熬好了这锅汤，一本正经，愤懑而又心甘情愿，这样做仿佛令她感到高兴，她只管熬，不管会剩多少，剩下的吃不完会一直放在炉子上，一天天来一天天去，一次次冷了又一次次热，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把它喝光；而他们出生在海边，天天望见大海，根本不喜欢喝这玩意儿；他们偏好的是金枪鱼、鲑鱼以及买回来的罐装沙丁鱼，那是经过远在三千英里外的油脂厂用油加工制作的。

他亲自送了一钵汤去——矮小胖墩的身上穿件不太新的亚麻衫，有些邋遢，钵上罩着一块（还不曾洗烫过的有折皱的新）亚麻巾，有些笨拙地端着钵子侧身穿过夹竹桃树丛，那副热心肠的别扭劲儿，让人觉得他在顽强地执行基督的使命，虽然谈不上出于至诚或怜悯，总算是一片责任心。

他放下钵（她没有从椅子上起身，连动也不动一下，只暗暗地瞄了一眼），仿佛钵里盛的是硝化甘油；医生胖胖的未修过面的脸上只是傻乎乎的亮了一下，但这张面具般的面孔后面藏着一双有医生经验的眼睛，什么也别想逃过，他不露声色却全看在眼里：女人不仅面孔瘦削而且十分憔悴。

他想，是病了。

有两分，也许是三分。

但不是心脏，于是清醒过来，更加明白，发现那双漠然凶狠的眼睛正盯着他，充满了无限的深仇大恨，就他回忆所及，这似乎是他从未领教过的。

这目光完全不是针对任何个人，就像一个人心里高兴时会带着愉悦随意地望一根杆子或一棵树。

他（医生）不是在自我解嘲，那仇恨的确不是指向他的。

他想，那是指向整个人类的。

也许不，不是。

等等，别急——遮掩的薄幔就要开启，推论的轮齿就要咬合——不是整个人类，只是男人，男性。

可是，为了啥？

为什么？

他的妻子也许注意到了她有戴过结婚戒指的暗淡迹印，可他，一个医生，却看清了更多：她生过孩子，他想，一个吧，无论如何。

我可以拿我的学位担保。

如果科弗尔（房产代理人）没说错，那男人不是她的丈夫——而他应该——应该能够说得准，嗅得出，像他声称的那样；他显然是干租海滩小屋这一行的；同样的原因、类似的压力或干代理人的需要，也会驱使城里某些人装修房间来提供给诡秘的人和报假名字的人

<<野棕榈>>

编辑推荐

福克纳在小说《野棕榈》中写到一个濒临绝望的男人。他身陷囹圄，面对的是漫长的十年刑期，深爱的女人也因流产而死，万念俱灰中，有人给他送来毒药，但他最终还是打消了自杀的念头，因为他想用保留残生而达到延长对妻子的爱情。福克纳写道：“……她不在，一半的记忆也已不存在；如果我不在了，那么所有的记忆也将不在了。  
是的，他想，在悲伤与虚无之间我选择悲伤。  
”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